

文艺短评

漫漶的气韵

刘庆邦

《青年文学》开过一个栏目,叫“名家看好”。在这个栏目里,我曾推荐过一位叫庄旭清的煤矿作者所写的短篇小说《杜村死了一条狗》。我认为小说写得蛮好的,作者也很有才气。可惜,这个作者后来不怎么写东西了,才气没有得到持续性发挥。

这次,我给《青年文学》推荐的是我的小老乡王虹建所写的两篇短篇小说,一篇是《凤凰灯》,另一篇是《独角兽》。两篇小说采用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写法,前者是写实的,遵循的是严密而微妙的逻辑主义,而后者是幻想式的、超现实的,说它是童话也可以。

一个叫文玉的少年,家有兄弟三人。父亲无力养活这么多孩子,加上排行老二的文玉老实内向,上不如哥哥长得好,下不如弟弟会说,一直不招父亲喜欢。父亲就自作主张,在他八岁那年,把他送给当镇长的姨父做儿子。不料八年之后,文玉的弟弟因车祸死了。父亲嫌一个儿子太少,也是为填补失去小儿子的空缺,又强行把他从姨父家要了回来。父亲武断专行,把他像小狗小猫一样送走又要回,对他幼小脆弱的心灵造成了伤害。还有环境的变化,生活条件的落差,以及对姨父母的

难舍之情,都使他的心灵蒙上了一层又一层阴影。他不是“强说愁”,是真的有愁,以致小小年纪就生出了忧郁的气质。为了给自己的愁绪找到一个排解的出口,他就读海子的诗,并试着模仿海子的口气写诗。到高中一年级的时侯,他与与众不同的气质,引起了同班一个女同学好奇般的注意,女同学主动接近他,以窥探他心中的秘密,甚至看到了他的日记。女同学在文玉的日记中得知,文玉有轻生的念头。文玉设想扎一只容得下人身的许愿灯,灯的外面绘上凤凰图,自己身上涂满蜡油,置身于灯中,待明月之夜自燃升空。女同学震惊之余,开始了对文玉的精神救赎。救赎的过程,不乏少男少女朦朦胧胧的爱意,而爱的强大力量,是别的任何救赎力量都不可比拟的。于是,在三月底庙会到来之际,女同学亲手为文玉扎了一只精美的凤凰型河灯,二人在月圆之夜,一起到河边去放河灯。“凤凰”在水面展翅欲飞,充满湿润的诗情和对人生未来的美好憧憬。

《独角兽》写的是一只叫水车的水生动物与人类的交往,写动物像人一样,爱上了村里的一个姑娘,并对姑娘爱得死去活来。人类和动物,各有各的边界,边界

是不可逾越的。写动物与人类的越界交往,对我来说是不可想像的。可王虹建硬是打破了界限,让它们变来变去,风生水起,更自由地交往起来。这样的写法,也许更能锻炼和拓展一个作者的想像力吧。可我还是固执地认为,要让一条白蛇爱上一个叫许仙的男子,还是先把白蛇变成白娘子才好,让一条蛇直接和一个男子过生活,恐怕不可以。

在王虹建的两篇小说里,我读到了一种共同的气韵,这种气韵,可以说是静气、和气、正气、善良之气,也可以说是雅气、美气、诗气和水气、润气、氤氲之气。天有气,地有气;山有气,水有气;树有气,草有气,世间万物皆有气。孙犁先生在创作谈里说过,文章以气为主。初看到这句话时,我不是很理解,他不是说以生活、思想、才华为主,而是以气为主。气不就是人的呼吸嘛,不是虚的东西嘛,怎么能把气放在主导性的位置呢!后来写作时间长了,读的书渐渐多了,才慢慢加深了对孙犁先生这句话的理解。文章以气为主,这个气包括人的呼吸,但不仅限于呼吸。人活一口气,有呼有吸,表明人还活着,气还存在着,呼吸是气的前提。但到了文章中的气,也就是文气,就不单是生理

上的呼吸所能概括,它的内涵要丰富得多,复杂得多,也深邃得多。它既是生理性的,更是精神性的;既是身体性的,更是灵魂性的;既是实的,更是虚的;既有一定的先天性,也融入了后天的修养。总的来说,文章中的气,指的应该是一个人在文章中流露出来的综合气质。一个人有什么样的气质,对一个人的文气有着决定性的作用。如果一个人的气质里充满了恶气、怪气、杀气、邪气、戾气等,恐怕很难写出有好气的作品。

后来我才知道,这句话最初并不是孙犁先生说的,而是魏文帝曹丕在《典论·论文》里说的。曹文论曰:“文以气为主,气之清浊有体,不可力强而致。”又曰:“虽在父兄,不能以移子弟。”曹丕的意思显而易见,强调的是文气的先天性、独特性,父不能传子,兄不能传弟。这话尽管是皇帝所言,我也不敢完全认同。一个人为文的先天禀赋固然重要,后天的学习和修养也不可忽视吧。

在本文的开头,我之所以提到若干年前的一件往事,是希望虹建既意识到自己已有的写作素质,又要在后天不断勤奋学习,争取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走得远一些。①8

周口名人

花落燕归读晏殊

顾永磊

公元1049年的春天,万物复苏,大宋的陈州太守晏殊赏春于风景秀丽的龙湖畔,流连于东园美景,看着那不知名的花飘落一地,凌空展翅的小燕子飞来飞去,把晏殊伤感的思绪从泥淖里衔了出来,似一杯温酒入喉,暖而悲凉胸怀,惆怅无绪之时,写下了千古名篇《浣溪沙》:

一曲新词酒一杯,去年天气旧亭台。夕阳西下几时回?无可奈何花落去,似曾相识燕归来。小园香径独徘徊。

陈州大地春风如吟,龙湖水波浪如歌,东园鸟语虫鸣,58岁的晏殊第二次被外放到陈州,虽然身处芬芳小园饮酒作词,消遣娱乐,旧地重游却隐藏不住他内心的忐忑不安。从人生的高峰跌落下去,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许没有机会再返回京城,宦海沉浮,人生蹉跎,晏殊装出不在乎的样子,描写了暮春时节的园林风景,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光阴荏苒、年华易逝的情怀。

“花落去”的伤春惜时之感在晏殊身边萦绕,而范仲淹的来访恰似“燕归来”,给心情惆怅的晏殊带来了些许慰藉。少年成名的晏殊出任较早,曾举荐大自己两岁的范仲淹登朝入京,范仲淹感其恩举,一生恪守门生之数,礼奉晏殊。此次,同样外贬的范仲淹从邓州改知杭州,特意转道陈州拜望恩师。师生饮宴于龙湖畔,相携酬唱,流连忘返不忍诀别,临行时写下《过陈州上晏公相》一诗:

襄由清举玉宸知,今见光荣冠一时。曾入黄扉陪国论,重求绛帐就师资。谈文讲道浑无倦,谈话存真绝不衰。独愧转颜恩未报,捧觞为寿献声诗。

穿越千年,我们仍能品味出范仲淹诗句背后对恩师的无限感激之情,正是这种真情让被贬后屡感晚景凄凉的晏殊,有了“燕归来”的欣慰达观之情,又看到了新的生命元素,虽是贬谪外放,晏殊却依然保持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。

年近花甲的晏殊又被外放到陈州后,没有了年轻时希冀、中年的怨怒,而是多了一份旷达和苍凉。宦海沉浮几十载,让他已经看透了一切,早已没有了年轻时的无所畏惧。他凭着一股超出常人的自制力,没有像他人一样满腹牢骚、怨天尤人,而是收拾心情,努力适应新的生活。《和王校勘中夏东园》一诗正是晏殊从容、超脱、恬淡适应被贬后生活的

体现:

东园何所乐,所乐非尘事。野竹乱无行,幽花晚多思。间窥鱼尾赤,暗辨蜂腰细,树影密遮林,藤梢轻冒袂。蒲蔬足登膳,陶秫径取醉。幸获我汝交,都忘今昔世。欢言捧瑶佩,愿以疏麻继。

诗中晏殊在被贬陈州后表现得恬淡自如,在东园日日享受着不被世俗闲杂之事打扰的快乐,泛舟龙湖、观鱼赏园,与朋友谈心聊天,吃着自种蔬菜、品味自酿美酒,何其快乐超脱!晏殊将主观情感融入明丽的自然景物中,从而营造出清新的意境,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晏殊在陈州雍容闲雅的生活状态。

才情、能力、性格三合一,成就了独有的晏殊,也造就了他“太平宰相”一生宦途顺畅的辉煌人生。他十四岁以神童身份应试入仕后,中年富贵,晚年平安,为官至宰。他性格耿直,浑身正义,秉公不阿,再加上才气出众,一不留意就得罪人,导致宦海风波不断,一生如履薄冰三次被贬。所谓的被贬,实质上都是轻微的外放,不仅未被贬到荒芜之地受罪,而且都在京城附近的富饶地方,担任诸如省长一级的正职,甚至以副国级的身份兼任省长,所以他每次外贬都没吃啥苦,有权有钱还有时间。喜爱饮酒作诗的他正好和朋友们游园喝酒、写诗填词,正是官场失意,词场得意。

晏殊三次被贬两次与陈州结缘。当时的淮阳是陈州府治所在,毗邻京城,历史悠久,文化深厚,自古为商贸重镇,又是京城开封的后花园,许多下野宰相、历史名臣、当朝政要先后在陈州供职。公元1036年,晏殊以礼部尚书名衔被贬知江宁府,不久转知陈州。时年45岁的晏殊虽置身于龙湖畔边如诗如画的环境中,表面上吟诗填词陶醉于这种诗意的生活,实际上壮志未酬的他依然努力地掩藏着心情。他的门生、文学家宋祁在《宋景文公笔记》中记录了晏殊贬知陈州后的生活点滴:“相国不自贵重其文,门下客及官属解声韵者悉与酬唱”,在陈州养成了“喜宾客,未尝一日不宴饮”和“日以饮酒赋诗为乐,佳时胜日,未尝辄废”的生活习性。

晏殊刚到陈州时,便辟任昔日属臣梅尧臣为“陈州镇安军判官”。梅尧臣被誉为宋诗的开山祖师,与苏舜钦齐名,时号“苏梅”,又与欧阳修并称“欧梅”。梅尧臣来陈州任职后,与晏殊多有诗文赓和,梅尧臣酬唱晏殊,咏物诗、拟古诗等诗题倍增,

诗风亦颇具细腻清润,晏殊更是诗材宽广。北宋蔡絛的《西清诗话》记载,一次晏殊和梅尧臣聊天时,提到“古人章句中全用平声,如‘枯桑知天风’,但恨未见仄字耳。”梅尧臣随后作了一首全仄诗《酌酒与妇饮》:“月出断崖口,影照别舸背。且独与妇饮,顾胜俗客对。月渐上我席,曠色亦稍退。岂必在秉烛,此景已可爱。”全篇40个字,都是仄声字。其中出、别、独、俗、席、舸、烛,是入声字,曠、稍、颇是多音字,有仄声发音,一时传为佳话。

以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之句留下美名的宋祁是晏殊的得意门生,深受晏殊器重,据《东轩笔记》载,当年晏殊曾出资为宋祁在京城自己的府邸旁边购买了一套住房,相当于当今北京二环内的黄金地段,可见晏殊真的是惜才爱才。当年晏殊刚到陈州之时,作了一首《春阴》:

十二重环阔洞房,惜惜危树倚回塘。风迷戏蝶无寻绪,露染幽花冷自香。绮席醉吟销桂酌,玉台愁作涩银簧。梅青麦绿江城路,梅与登高望楚乡。

宋祁随后相和诗《贺中丞晏尚书春阴》:

轻寒剪剪著春旗,楼外晨光已暗移。小雾不还添柳弱,徐寒未去恼花迟。远弦促柱愁成曲,么凤迎船锦作旗。谁在河桥望归客,莫将鸾响误轻轳。

晏殊刚到陈州之时诗中尽显思乡之情,宋祁远在京城期待恩师回归,两首诗一唱一和,甚是情意相和。同年秋天,宋祁又为恩师作了《和三司晏尚书秋咏》一诗,宋祁还记录了晏殊在陈州的生活点滴,还有很多诗文与老师唱和,现有《览中丞尚书谯、陈两郡新诗》《和晏太尉西园晚春》等诗流传。

晏殊作为文气十足的官员,温文儒雅,泛舟龙湖,邀友宴聚,美酒迎宾,诗词歌赋唱和,但他的“度”始终把握得很好,“放而不荡,宴而不奢”,喜欢而不沉溺,每每高朋满座、酒酣兴起之时,便诗词横溢了。

“小阁重帘有燕过,晚花红片落庭莎,曲阑干影入凉波。一霎好风生翠幕,几回疏雨滴圆荷。酒醒人散得愁多。”这首《浣溪沙·小阁重帘有燕过》就是他在陈州闲适生活的写照,

不经意间还流露出寂寞怅惘的心绪,当时晏殊在湖畔的东园隙地种植香草后与朋友聚会饮酒,酒醒人散之后恬适自得,而孤独内心心里潜伏的愁思逐渐膨胀起来,“愁多”的感觉油然而生。该词情景交炼,如真似幻,音律协谐,风格秀淡,彰显了晏殊词的圆融平静,富贵气象。

晏殊在陈州期间不仅诗词著作颇丰,对淮阳的文化惠赠历经千年仍让今日的陈州人民受益多多,同时作为陈州的父母官,他也为老百姓干了不少实事,陈州人民建立了“晏公庙”纪念他,他的足迹永远镌刻在淮阳这片古老的土地上。清朝《淮宁县志》载,陈州城内有“晏公庙,在鼓楼西。宋晏殊三知陈州,民感德,立祠于此。”晏殊“三知陈州”经后人考证实为“二知陈州”。岁月沧桑,晏公庙早已不复存在,但晏殊的诗词与故事流传千年而不衰。

万亩龙湖水浩浩荡荡,满船载酒泛舟于其上,歌女伴唱,边喝边游,纵情狂欢,一个官场失意、罢黜外任者的心境,已经跃然纸上了。表面上看起来晏殊在陈州及时行乐,事实上作为文坛领袖,领导着上层文人士大夫圈子里的文学创作活动,对北宋一代的词风与诗文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。

被贬的路上,晏殊的词写得越来越好。他的词,开创了北宋婉约词风,被称为“北宋倚声家之初祖”,他的词温婉柔润,有哀感悲愤,却不沉沦在悲伤之中,读他的词,你只觉得有淡淡的忧伤,却不会过于忧伤,就如浓浓淡相宜的风景画,余味无穷。他一生写了一万多首词,但现在大部分已散失,仅存《珠玉词》136首。

千年后的龙湖依然游人如织,旌旆摇曳,已远非当年晏太守在此饮酒赋词、行令举杯的热闹景象了。如今我们泛舟龙湖,畅游当年的“东园”,品味晏太守留下的清词丽句,虽写富贵气象却不落鄙俗,写艳情亦不落轻佻,伤感之中流露出闲雅的情调,表现出旷达的胸怀。品味他的诗词,往往情中有思,余韵悠长,触发我们对人生产生一种并无答案的哲想与思索,让我们明白世上并无十全十美的人生,即使顺遂通达如晏殊,也无法摆脱世事的无常、生命的短促,也依然会对人生的真谛有着不尽的惶惑与探寻。

“晏”与“燕”谐音,不管是巧合还是冥冥之中的缘分,晏殊就如同一只报春的燕子,飞翔在陈州的历史天空,飞掠过北宋的词坛,留下一首首优美的词作,被后人吟唱千年。②8

袁氏的得姓始祖为袁涛涂。他是陈胡公妫满的嫡传苗裔毫无疑问,史乘中存在巨大争论的是他的辈分,有人说他是陈胡公的第十一世孙,也有人说是第十三世孙,有些文献甚至称其为第二十世孙,由于时代久远,各种说法差异很大。按照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表》记载,陈胡公的第十一世孙名叫“诸”,字伯爰;第十三世孙,才是诸的孙子,宣仲涛涂。《新唐书》系位列二十四史的正史,我们姑且以《新唐书》的记载为准,认定袁涛涂是陈胡公的第十三世孙。涛涂,字宣仲,陈国大夫,世袭陈国上卿,相当于陈国的最高执政官。因为他在自己的岗位上作出较大贡献,陈宣公将阳夏作为封邑赏赐给他。涛涂希望能建立起自己的族系,他便以爷爷字中的“爰”为氏。《通志·氏族略》记载:“袁氏,亦作‘轅’,亦作‘爰’,为妫姓,舜后陈胡公之裔。胡公生申公、申公生靖伯、十八世孙庄伯生诸,字伯爰。孙涛涂以王父字为氏。世为上卿。”现代史学家郑鹤声在其著作《袁枢年谱》中进一步指出袁分六枝,“袁通爰、轅、楨、濱、援,一姓六字五族之异。”上卿涛涂,封邑阳夏,即今天河南省太康县袁庄,古称袁乡。所以,袁涛涂就成为袁姓的得姓始祖。

涛涂之后,袁氏得到很大发展,逐步形成两大郡望,陈州袁氏和汝南袁氏。根据《新唐书·宰相世系》的说法,两支袁氏分开于袁涛涂的第八世孙袁良。袁良育有二子,昌和璋。袁璋一支发展成为陈州袁氏。袁璋之子袁滂,字公熙,亦作公喜,东汉名臣,为官清廉,作风正派,在东汉末年混乱的政坛中依然独善其身,官至司徒。袁滂之子袁涣为曹魏名臣,深受曹操、曹丕父子信任。袁涣生有四子,分别官至尚书、光禄勋和西晋王朝的给事中。五胡乱华之后,陈州袁氏亦随东晋王朝南渡,其后人又分别在东晋、南朝各代担任重要职务,多人担任太守、司空、宰相等要职。宋王朝时期,袁湛之女袁齐媵成为宋文帝刘义隆的皇后,其家族还出现了多位王妃。值得一提的是,袁滂姊妹有一个儿子非常著名,他就是袁涣的外甥蔡邕,是东汉名臣,精通音律,同时还是文学家、书法家。蔡邕有一个比他名头还大的女儿,蔡文姬。她虽然命运多舛,仍难掩才情风华,是当时十分难得的女性文学家。《隋书·经籍志》录有《蔡文姬集》,可惜已经散失,只剩下《悲愤诗》(二首)和《胡笳十八拍》。袁昌一支后来发展成为汝南袁氏。袁昌为成武令,其子是东汉名臣袁安。尚未出仕时,袁安家居洛阳。一年大雪,洛阳县令去拜访他,见院子里积雪很深,便命随从铲出一条路。洛阳令进到房间,袁安正卷曲在床上冻得瑟瑟发抖。洛阳令问他:你为什么不求亲戚过来帮忙打扫一下呢?袁安道:遇见这样的天气,大家日子都不好过,怎么能为了自己而去打扰别人呢?洛阳令很欣赏他的德行,将其举为孝廉。这也是汝南袁氏著名堂号“卧雪堂”的来历。后来袁安官至司徒。之后,其子袁敞任司空,孙子袁汤任太尉,曾孙袁逢、袁隗分别任司空和太傅,四代人中均有人居于“三公”的高位,因此时人称赞其家族为“四世三公”。之后,袁安的袁孙中又出现了袁木、袁绍等时代枭雄。近代的袁世凯家族出自汝南袁氏,系袁绍后人。之后,袁氏子孙向各处扩散,逐步成为一个分布全国、乃至全世界的名门大姓。②8

书法欣赏

八月湖水平，涵虚混太清。气
蒸云梦泽，波撼岳阳城。帝
无舟楫，端居耻。聖明坐觀垂釣
者，徒有羨魚情。

丁谦作